

不想撂倒师父的徒弟不是好魔术师！

小孩你过来
著

大魔术师

一入师门深似海 从此气节是路人

COS葫芦娃？ 电锯怪人？ 拟人龙猫街头卖艺？

师父太变态，师兄不靠谱，女主立誓成“魔”。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小孩你过来
著

大魔术师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魔术师 / 小孩你过来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52-6631-0

I. ①大… II. ①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59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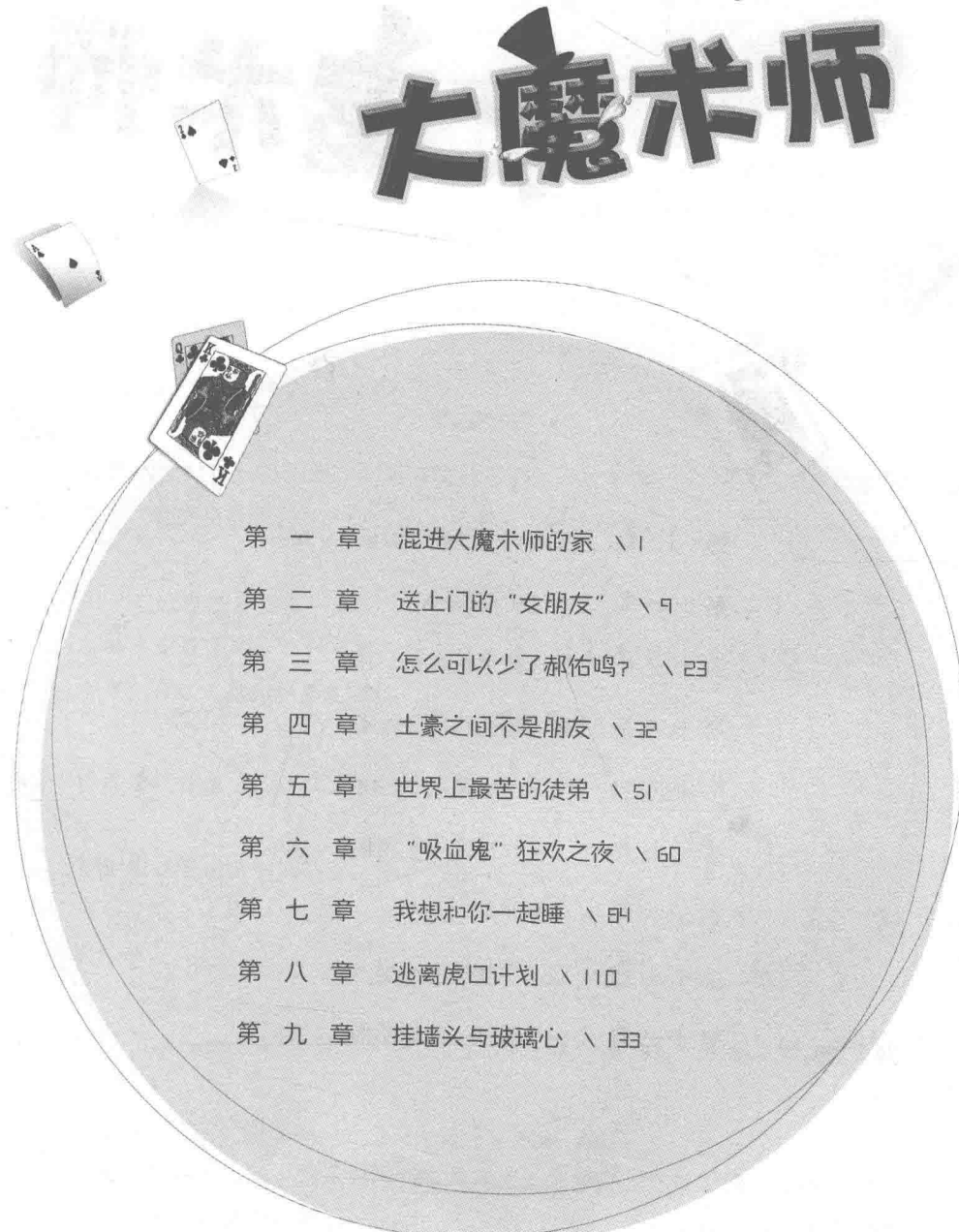
- 书 名 大魔术师
著 者 小孩你过来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李金旺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20
字 数 24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6631-0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青春小说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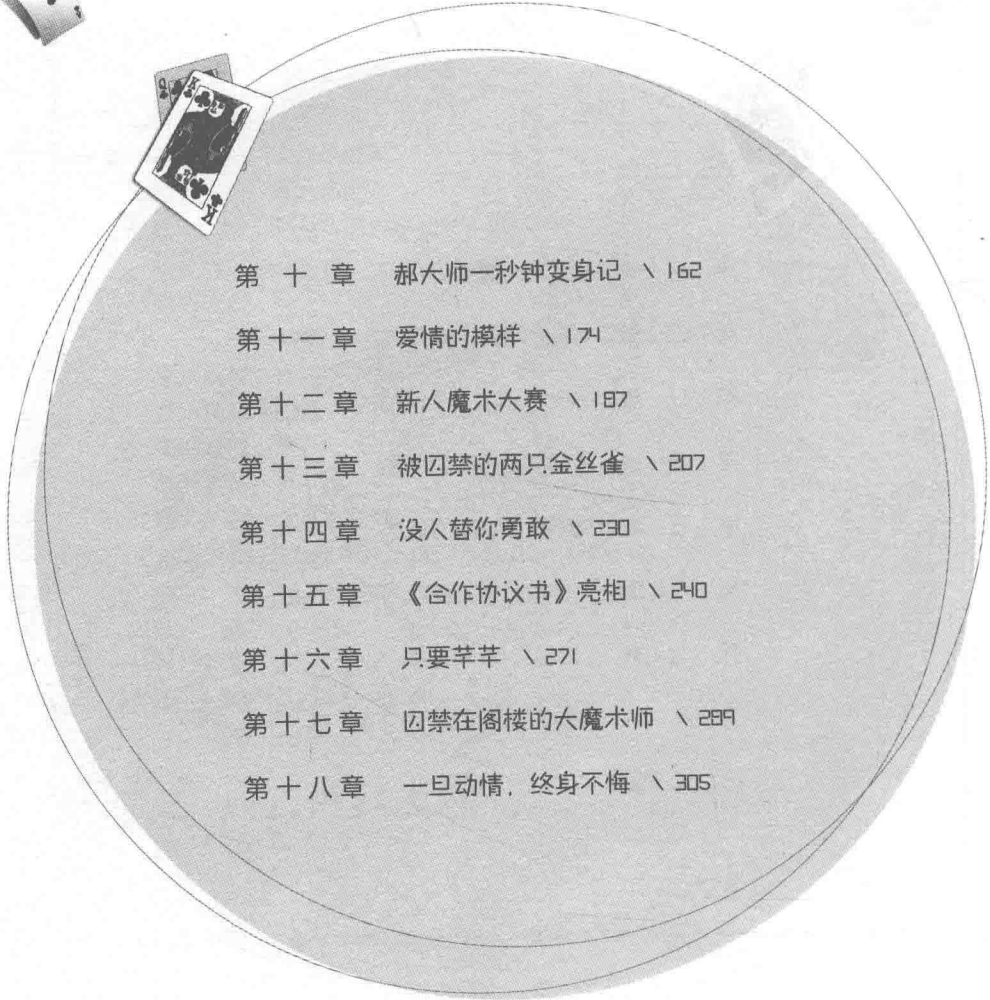
CONTENTS

大魔术师

- 
- 第一章 混进大魔术师的家 \ 1
- 第二章 送上门的“女朋友” \ 9
- 第三章 怎么可以少了郝佑鸣? \ 23
- 第四章 土豪之间不是朋友 \ 32
- 第五章 世界上最苦的徒弟 \ 51
- 第六章 “吸血鬼”狂欢之夜 \ 60
- 第七章 我想和你一起睡 \ 84
- 第八章 逃离虎口计划 \ 110
- 第九章 挂墙头与玻璃心 \ 133

目录
CONTENTS

大魔术师

- 
- 第十章 郝大师一秒钟变身记 \ 162
- 第十一章 爱情的模样 \ 174
- 第十二章 新人魔术大赛 \ 187
- 第十三章 被囚禁的两只金丝雀 \ 207
- 第十四章 没人替你勇敢 \ 230
- 第十五章 《合作协议书》亮相 \ 240
- 第十六章 只要芊芊 \ 271
- 第十七章 囚禁在阁楼的大魔术师 \ 289
- 第十八章 一旦动情，终身不悔 \ 305

第一章 混进大魔术师的家



记得小学时有一篇命题作文叫《我的理想》，大多数同学都写长大以后当老师或医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什么的。乔芊也大胆地写出了自己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要当一名优秀的大魔法师，把一张白纸变成钞票，把一块砖头变成金砖，把讨厌的同学变成小强，把上学时间改到下午，作业全免，让这无趣的世界充满爱！

老师是这样批注的：在实现梦想之前，先用召唤术把你的家长请到老师的办公室来。

童年的梦想通常不切实际，但不代表不可能实现，生于造梦的时代，只要敢于吃苦不畏艰辛，便放手去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依旧选择不务正业的那一小撮分子。

A市，山峦叠起间屹立着一座别墅，别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大魔术师，此人姓郝……

“依好，请问郝师傅在伐？”乔芊第十八次登门造访。

“郝先生正在各地巡演，请问你有什么贵干？”管家虽然听不懂上海话，也无法透过可视电话看清女孩的容貌，但认得出她的声音，她已用四川话、东北话等

各地方言企图混进来。

“个么依可以把郝师傅电话给吾伐？”（那您可以把郝大师的电话给我吗？）

“你再不讲普通话我可挂了。”

“别价啊阿姨，您就让我见见郝大师吧，我知道他前天就回国了，拜托拜托。”乔芊对着可视电话作揖，无意间将“方言翻译器”晃在屏幕中。

“抱歉，没有郝先生的允许我不会让你进来。”

乔芊见管家一如既往的冷酷无情，顿时捂住肚子哎哟哎哟惨叫。

这时，一男子骑山地车路经此地，停在她身后。

“阿姨，我肚子疼，借用一下洗手间总可以吧？”她显现在屏幕中的表情很痛苦。

“往前走十米有公厕。”男子好心提醒。

乔芊脊背一僵，急忙按住屏幕和听筒，转身看向身穿运动服、头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人。

“少管闲事，走走走。”

男人耸下肩，在蹬起山地车离开之前，夺过听筒对管家说：“她在装病。”继而挂断电话。

“……”乔芊望向远行的身影，活动活动脚踝，跟小猎豹似的冲刺而出，一把抓住车架，“干了坏事还想跑？你给我下来！”

男人也不回头，一脚踩地，慢条斯理地喝着矿泉水。

乔芊双手环胸绕到男人身前，以防他肇事逃离，紧攥车把质问道：“你在无形之中破坏了我完美的计划知道吗？！”

“我是蓄意的。”男人摘下帽子甩了甩汗珠，不耐烦地说：“哪儿来的回哪儿去，郝大师对未成年少女不感兴趣。”

乔芊嗤之以鼻，不过也不怪这人误会，毕竟郝佑鸣是名声大噪的帅哥魔术师，投怀送抱的美女自然不少，单她在别墅门外撞见的女粉丝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肤浅，我是来拜师的。”

男人干笑一声，“这借口早就被人用滥了，还不如说应征当暑期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乔芊暗自打个响指，还真是哈，趁着暑假至少可以赖在这里两个月，偷师什么的貌似也可行！

“谢了，你拆穿我的事一笔勾销，去玩吧帅哥。还有，希望我们不要再见了，不准跟踪我。”她豪迈地拍了下男人的肩膀，随后欢蹦乱跳地打开车门，开起她的MINICOOPER离开别墅。

廖尘付之一笑，掉转方向骑回别墅，进门便看到郝佑鸣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师父早。”

“早。”郝佑鸣抿了口咖啡，翻到某一页时不由得拧起眉。廖尘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报纸上又写了有关师父与哪位女明星的绯闻，随口安慰道：“不必太在意，认真你就输了。”

“这些记者搞什么，为什么不拍我的左脸？左侧更帅。”郝佑鸣侧头展示给廖尘看。

廖尘缓慢地眨了两下眼，刚准备回房冲澡，郝佑鸣又说：“一起吃早饭。”

廖尘的步伐戛然而止，斩钉截铁地回：“我不饿。”

“一刻钟后餐厅见。”

空调呼呼吹着冷风，廖尘的额头却流下几滴汗，因为据他对师父的了解，师父肯定会在就餐时随便变个魔术让他破解。一旦破解失败，后果相当严重。

洗完澡，廖尘走进餐厅，发现郝佑鸣面前摆了个十来斤重的大西瓜，行内人都知道物品越大越难“凭空消失”，所以他真想掉头就跑。

“过来吃西瓜。”郝佑鸣一抬手取出一把切瓜刀。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师父要让我……”

话没说完，切瓜刀在郝佑鸣的手中消失，“刀在你身后，看到了没？”

“……”廖尘扭身看去，那把刀就在他身后刚走过的地板上，他擦了把汗，跟郝佑鸣生活在一起压力非常大！

“答案。”

他被郝佑鸣那双眼睛盯得发毛，“对了师父，今早有个女孩来拜师，长得可漂亮了。”

郝佑鸣看向壁钟，“你还剩下十三分钟破解机关。”

廖尘捡起刀审视，刀柄上并没有捆绑肉眼难辨的细鱼线，也就是说这把刀没有机关，即便有，师父手里的刀藏哪儿了？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时间分分秒秒流逝，郝佑鸣一手托腮，一手轻敲桌面，餐厅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压抑气流。

“我猜有两把刀。”

对于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答案，郝佑鸣选择沉默。

正当廖尘抓耳挠腮时，女管家带领一名身着家政服装的女孩走过来，女孩戴着黑框眼镜，走路姿态规规矩矩。

“郝先生，这是家里刚聘请的清洁工，叫乔芊，专门负责打扫洗手间。”女管家当然记得这女孩三番五次上门求见郝佑鸣，管家本该一口拒绝她应聘的请求，但听到女孩凄惨的身世之后，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廖尘歪头看着乔芊，这女孩还真跑来当保姆了？

乔芊见到廖尘在此也受到不小的惊吓，但尽可能做到临危不乱，她故作怯懦地低下头，鞠躬行礼，“您好郝先生，我去工作了。”

郝佑鸣应了声，一抬眼皮见廖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清洁员的背影。

“还有三分钟。”

“师父，我不是在岔开话题，她……”

郝佑鸣不知道何时又取出切瓜刀，边切西瓜边问：“这就是你口中的很漂亮？怪不得参不透魔术中的奥妙，眼神不济还想当魔术师？要不要我帮你在眼科挂个号……”

廖尘垮下肩膀，每每都是如此，只要解不开谜底，一定会被师父损得体无完肤没脸见人。他严重怀疑师父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变着花样为难他。

另一边——

乔芊高举马桶刷子站在盥洗台前欢呼雀跃，终于混进大魔术师的地盘了！她一定要学会出神入化的魔术手法，然后，当一名逢赌必赢的千王之王！

至于为什么有正儿八经的职业不选偏偏要当老千呢？乔芊面朝镜面快速挑眉，当然是为了应战那老谁家的小谁呗。

婚姻大战，关乎乔家的利益与声誉，关乎她的未来，伤不起更输不起！

乔芊望天，要说她家长辈真够“草菅人命”的，就连那所谓的未婚夫姓甚名谁、是圆是扁都不肯透个底儿，神神秘秘故弄玄虚。

当当当，一串敲门声传来。

“正在忙，哪位？”她提高警惕。

门外那人没走也不回应。

乔芊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发现既不是兴师问罪的晨练小哥，也不是伟岸高大的郝大师，而是一个身着正装的年轻女性。

“你好，我是郝先生的经纪人兼助理林依娜，请提供身份证、家庭现住址及联系方式。”林依娜翻开文件夹，一本正经地说，“虽然管家已经对你的背景做过初步了解，但郝先生毕竟是公众人物，马虎不得。”

乔芊应了声，取出护照双手奉上，“助理小姐好，我是单纯无害的大学生。”

“澳门？”林依娜对比着护照轻瞥一眼，“证件照比本人好看的还真不多。”

“……”乔芊推了下笨重的黑框眼镜，虽然这话有点伤自尊，但故意把自己伪装成书呆子的形象就是为了让郝大师明白她不是来耍流氓的。

“岁月是把杀猪刀，左一刀右一刀就给我削成这样了。”

林依娜不苟言笑，不算礼貌地打量乔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无论发生什么事直接向陈管家汇报，千万不要去打扰郝先生。”

“好的，请问另一位年轻先生是谁？”

“管家没有告诉你吗？廖尘是郝先生的徒弟，也是来头不小的人物，嗯，对了，你也不要太靠近他，一旦两位男士对你表示不满，我会请管家辞退你。”林依娜两指夹着护照本还给乔芊，“原本别墅雇用新人应该经我亲自把关，你是例外，请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哎哟！不就是一份洗厕所的工作，瞧给她臭屁的。

“我会努力工作，让住在别墅里的每一位主人在使用卫生间时感到通体舒畅。”乔芊俯首恭送。

待送走林依娜，身后传来诡异的笑声，乔芊斜眼一看，见廖尘要开口，她立马做个“打住”的手势，“你不要找我麻烦，我也不会骚扰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廖尘刚被师父损了一通心里正不爽，当然要找点乐子发泄一下，“你混进来的目的我可是一清二楚，林助理呢，又对八岁到八十岁的同性极度排斥，我随便地煽风点火一句，你就得收拾东西走人。”

“不好吧，人们常说帅哥的心胸比大海还要宽广，何况这好主意还是你出的。”

乔芊举着马桶刷小跑步靠近，廖尘则倒退三大步，“让我保守秘密不是不行，不过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行行行，你说。”

“帮我查一下师父坐的那把椅子。”

“椅子？郝大师随身携带一把椅子？”乔芊的脑海中浮现出某男手提小马扎的画面。

“故意装傻？我说的是师父现在坐在屁股底下的那把餐椅，你去帮我查查那把椅子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现在？林助理刚警告过我不许靠近郝大师。”

“你不是清洁员吗？趁着擦地板的工夫不就凑过去了？”

“我负责的范围是厕所，如果郝大师坐的是马桶，我倒是可以自然而然地靠

过去……”

廖尘恼羞成怒，“就说你去不去！去就扯平，不去现在就走人。”

乔芊见他东张西望疑似找人，只得迫于无奈答应下来。

两人很快分工，廖尘缠住林依娜东拉西扯，她去餐厅接近郝佑鸣。

廖尘给她指出三个调查方向——椅子腿是否有机关，椅座底部是否安置暗格，椅子靠背是否为空心。

“回来，万一被抓包，千万别抖出我。”

“放心！”乔芊目光炯炯，万一被抓她一定拉上廖尘垫背。

她拿着抹布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见郝佑鸣正坐在餐桌前玩平板电脑，于是蹭到桌边收拾残羹剩饭。

乔芊的视线落在郝佑鸣修长优美的手指上，“需要我帮您续杯咖啡吗？”

郝佑鸣不予回应，目光停留在平板电脑上，乔芊伸长脖子瞄了眼，还以为他在忙什么大事，居然在玩“打僵尸”。

看着挺专注，于是她故意将抹布掉在地上，一边捡东西一边爬到郝佑鸣的椅子后方，首先触摸四条椅子腿，又扭转脖子观察椅座下方，果然发现与普通椅座有所不同，刚欲伸手碰，忽然感到一片黑影儿遮盖在头顶上方。

乔芊与郝佑鸣大眼瞪小眼长达一分钟之久。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呢？”乔芊先发制人。

郝佑鸣眨了下眼，将咖啡杯递给她，“谢谢。”

乔芊暗自舒口气，双手接过杯子，走到工作台前往杯子里倒咖啡，随着杯子续满，杯中忽然浮出一个青面獠牙的鬼头。

“啊——”她惊声尖叫，手臂乱挥的同时将咖啡壶也扔了出去。

哐当，哗啦。

“不好意思，我递错了杯子，那是加热便会浮出3D图案的整蛊道具。”郝佑鸣悄然在“惊吓指数表”上填写相应数字。

浑球！乔芊神情呆滞地摇摇头，取来扫把和簸箕收拾一地碎片。

林依娜与廖尘闻声跑来，林依娜瞬间绷起脸，“难道我讲得还不够清楚？”

“刚巧路过，而且我是受害者。”乔芊指向罪魁祸首郝佑鸣，用力瞪着幕后黑手廖尘。

廖尘干咳一声出面解围道：“不就是打碎一个咖啡壶吗，我们继续聊。”说着，他试图将林依娜引回客厅，可林依娜径直来到乔芊面前，说：“这里不用你

打扫，回到属于你的工作岗位。”

乔芊像受气包似的放下扫把，拿起擦马桶盖的抹布擦了下餐桌，一脸哀怨地怒视廖尘，转身向外走去。

当她路过郝佑鸣身旁时，感觉围裙口袋一沉，她下意识地摸进去，顿感手心传来软乎乎、湿答答、活动的感觉，下意识地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只张着大嘴的活青蛙。

“啊——”

吼声破墙而出，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乔芊把青蛙扔向郝佑鸣，“你还有完没完？！”

郝佑鸣一副掩饰不住的好心情，高举双手，示意不闹了。

林依娜见她大呼小叫可不干了，“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希望你马上向郝先生道歉。”

不等乔芊辩解，郝佑鸣忽然向她的方向伸出一只手，乔芊误以为他又要使坏，急忙跳开一大步，不慎踩到廖尘的脚面。

于是，又是一声低声惨叫。

林依娜环视餐厅，翻倒的咖啡杯，摔碎的咖啡壶，蹲在咖啡中呱呱叫的青蛙以及弯身揉脚的廖尘，不由得怒火中烧，她提起乔芊的手臂向外拽，“这里用不起你，去领工资。”

“我是无辜的啊！”乔芊抓住门框，情急之下怒喊道：“郝佑鸣！你敢不敢告诉你的助理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很久没听到有人对自己鬼吼鬼叫并直呼大名，郝佑鸣悠悠地抬起眸，这女孩非但没被吓哭还知道反抗，有必要留下来继续测试惊吓指数，“算了，依娜。”

“她根本不具备职业操守，笨手笨脚，言语粗鲁。”

郝佑鸣不否认也不袒护，但气场很足，压迫得林依娜一时间不敢再提出反对意见。待周遭恢复平静，郝佑鸣微扬食指，指的正是乔芊，“去忙你的。”

乔芊前脚离开，廖尘后脚便跟了过来，“你还是别干了，据我对师父的了解，他不会轻易放过你。”

“那不是正好吗？怕就怕他只把我当透明人。”乔芊感到手心沾满黏稠的液体，抽出纸巾使劲擦，嘟嘟囔囔发起牢骚，“我原本特尊敬、特崇拜他的，你知道吗？当他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多稳当多酷的一人啊，私底下居然以欺负弱小为乐。”

“你还弱小？真正柔弱的女孩绝不敢冒险抓住男人的车架。”廖尘当时也没

想到她真会追过来质问，因为该地区较为偏僻，真揍她一顿未必有人瞅见。

乔芊装作没听见，搓了搓手挑起眉，“对了，你是郝佑鸣的徒弟，怎么也得得到三分真传吧，不如你教我魔术？”

“你想学什么？”

“嗯……最好是偷梁换柱的本领，举个例子啊，就拿诈金花来说，不管谁发牌，我拿到手的永远是顺子或豹子。”

“原来你想学的不是魔术而是千术？你这小丫头到底在想什么？”廖尘戳了戳她的脑瓜，“别说师父不会教你，换谁都不可能教你，这是本行的大忌，何况出千属于非法行为，一旦被赌场监控拍到你出千，你会被列入全球黑名单。”

“哎呀，你这么严肃干吗？我就是打个比方，我才不会去赌钱。”乔芊看他半信半疑，原地旋转两圈，“你看我整体造型多乖，是不是？”

廖尘无所谓地应了声：“魔术行业没有手把手教的，主要看个人的悟性和创新，你如果只是想学些小把戏，我可以教你。”

乔芊知道行有行规，并有公认的八项戒条：1. 要尊重同道；2. 要认真练习；3. 未练习熟练前不做表演；4. 不无代价教授魔术；5. 不公开魔术的秘密；6. 不在表演前说出魔术效果；7. 不在同一观众前表演同一套魔术；8. 要以正途发展魔术。

基于以上几点严格要求，其实她并不想踏踏实实地拜师学艺，何况即便郝佑鸣真答应收下她，她还要考虑考虑能不能留下半条命走出这扇门！

完全可以想象，当她再次被耍的时候，他会道貌岸然地说：不是我想吓唬你，而是不能在表演前说出魔术效果哟！

艺术家与疯子之间果然没有距离。

“椅子你查了没？”廖尘摸着鼻子轻声问。

“林助理拼命虐我也不见你帮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我怎么没帮你，她不走我总不能把她推出餐厅吧？后来你狠狠踩我一脚也没说道歉啊，别计较了，快告诉我。”

“告诉你也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会长期帮你。”

廖尘挑起眉，见她眼珠狡诈地转来转去，顿时有种跳进火坑的不祥的感觉。

第二章 送上门的“女朋友”



“说来听听。”

“你有女朋友吗？”

“你在想什么？”

“现在林助理已然视我为眼中钉，如果我想留下来，必须有一个正当且有力的理由，你就告诉她对我一见钟情爱得不能自拔什么的。不过，切记！千万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千万不可以爱、上、我。”乔芊严肃地说。

廖尘二十出头不假，但他没瞎也没傻，堂堂赌场接班人怎么可能对这么个虎了吧唧的小保姆情有独钟？！

“到底是谁赋予你这么大的勇气说出这番话？”

乔芊无视他惊诧的表情，又说：“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如果你不合作，我迟早会被林助理炒鱿鱼，以后可没人帮你查这查那了。”

廖尘提起一口气，且不说让她帮忙的问题，就说师父整蛊乔芊的种种也曾经被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转移无疑是可喜可贺的……

“那我告诉林助理你是我的……私人保姆？”

“还妈妈咧！我要提升地位你懂不懂？”乔芊毫无玩笑之意，正色道：“实话告诉你，我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正是看重郝佑鸣的牌技，如果不是为了想从他那儿学点真本事，我不会容忍林助理的所作所为。”

杀气，这看似乖巧柔弱的女孩居然释放出一股杀气？

廖尘双手环胸退开两步，“你先把眼镜摘了。”

乔芊取下平光眼镜，“我又不是真打算做你的女朋友，外表重要吗？”

“你是无所谓，我得顾及颜面吧？嘘……”廖尘阻止她讲话，透过她一头凌乱的鬃发审视她的容貌，大眼睛，高鼻梁，小嘴还算秀气，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整体看上去很邋遢。

乔芊自从初期造访郝宅时就是一袭学生打扮，后来在应聘清洁员一职时又把自己打扮得落魄，别说廖尘看她别扭，她自己也不想多看一眼。

廖尘挣扎许久，扶墙摇头，“不行不行，有你这样的女朋友实在是太丢脸了。”

乔芊眼珠一转，推门走进洗手间，然后伸出一只手朝他勾勾手指。

廖尘不明所以地靠近，待走到门口，他先是一怔，视线从下向上移动，随后嘴角微微上扬，无奈地说：“你这牺牲未免太小了吧？不过算了，反正我在这儿住不了多久。”

“那就是成交了？”乔芊粲然一笑，放下提过膝盖的裙摆，再次遮住一双小腿，不过见他一脸不情愿，她又不满地哼了声，“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想当我男朋友还没那资格呢，其实真正受委屈的是我。还愣在这儿做什么？快去向林助理说明情况，我不想再看她的脸色。”

廖尘望向她的背影，这调调跟师父很像啊，会不会受虐加倍？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林依娜已然再次找到乔芊。

乔芊退到廖尘身旁，故作怯懦地躲到他身后，趁其不备，狠狠地掐了下他的脊背。

“啊！”廖尘踉跄一步在林依娜眼前刹住脚步，火速恢复镇定，“有事吗，林助理？”

林依娜疑惑地扬起秀眉，“廖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只小手挽住他的手臂，廖尘干咳一声，耸了下肩，“相信你看到的。”

林依娜蹙起眉，笑着问：“别告诉我你们在交往？”

乔芊故作娇羞地应了声，站到廖尘身前，“他刚刚向我表白，我虽然不是个随便的人，但也渴望有人照顾、有人关怀，所以我答应他交往看看，哦，对了，我和他交往没有违反什么规定吧？如果林助理反对的话我马上拒绝他。”

林依娜真不敢相信她都听到些什么，可廖尘确实没跳出来反驳。

而廖尘完全由着她胡说八道，毕竟林助理的目的不过如此。

“当然不，祝福你们。”林依娜笑得意味深长，随后转身离开。

乔芊朝林依娜的身影吐吐舌头，又拍了下廖尘的肩膀帮他回魂儿，“表现不错，继续保持。我这人最讲诚信了，你师父坐的那把餐椅确实有问题，椅座下方大有文章。”语毕，她拐进洗手间假装忙碌。等廖尘再想多问两句的时候她已经关上门。

廖尘自顾自点头，果然是火坑。

这时，站在二楼回廊围观全程的郝佑鸣，轻手轻脚地走下阶梯，溜进餐厅，将那把藏有机件的椅子搬进储藏柜，又取出一把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的餐椅摆回原位，蹲在椅子后方鼓捣一会儿，继而溜边返回卧室。

大概过了十分钟，只听一阵求救声顺餐厅冲出来，乔芊匆忙跑去帮忙，惊见廖尘半跪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在干吗？”

廖尘无力地动动唇，“我的手被强力胶粘在椅座底下了。快去找管家要溶解剂。”

乔芊很想笑，但看他神色痛苦不敢耽搁，这一急转身不慎与郝佑鸣撞了个满怀，郝佑鸣见她身子向后倾斜，一把拉住她的手腕。

乔芊站稳，道了谢绕行跑去找管家，没有发现渐渐浮现在手腕处的“血手印”。直到她取来溶解剂要帮廖尘解困的时候才愕然发现。

“啊！”

啪！

慌张之中，一巴掌不偏不倚打在廖尘的眼眶上。

“干吗打我？！”他捂住半边眼睛。

“你看！吓我一跳。”血淋淋的大手印。

“呵呵呵呵……”郝佑鸣一手扶墙，笑到双肩微颤。

两人不约而同看向郝佑鸣。乔芊攥起拳向他逼近，但在距离他半米的位置却又却步，因为他浑身上下藏有无数杀人于无形的凶器！

“郝佑鸣！你能不能成熟点？！”乔芊咆哮了。

郝佑鸣无视她眼中的怒火，慢条斯理地说：“任何一种道具都是魔术师辛勤钻研而来的劳动成果，不经允许检查道具便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是廖尘串通你应受的惩罚。”

廖尘自知理亏，抬起能动的那只手向郝佑鸣行礼，“师父，对不起。”

郝佑鸣欣然接受，又看向乔芊，“你不该表示歉意吗？”

乔芊扭头一哼，“廖尘是我男朋友，他道歉等于我道歉。”

郝佑鸣当然也听到了他们的“黑市交易”，不过只当不知道吧，真把她气哭就不好玩了。

待他离开，乔芊才走到廖尘身旁，一边帮他溶解强力胶一边发牢骚：“你实话告诉我，大魔术师是不是都跟他似的这么变态？”

“别乱说话，让师父听见，你会死得很惨。”

“你站起来也不比他矮，有点骨气行不行？”乔芊咬牙切齿，“我爷爷说得没错，小白脸不安好心眼，郝佑鸣何止坏，简直是黑心黑肺！”

廖尘索性倚着椅子背席地而坐，也有一肚子苦水想吐，“抛开师父的恶趣味，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顶级魔术师，如果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成本领，我就算没白来。”

乔芊查过郝佑鸣的资料，六岁开始学魔术，其间获奖无数，如今二十六岁的他已跻身全球十大魔术师之列，“你很想当魔术师？”

“那倒不是，兴趣罢了。”

“看你资质平平，他为什么会收你？”她问。

廖尘白了她一眼，“我祖父与师父的祖父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拜师便收下了我。”

“可是他除了虐你还教过你什么吗？”

“这你就不懂了，魔术没有手把手教导的，学会基础之后就看个人造诣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被称为大师吗？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光、电、力学研发出别人意想不到的道具，让魔术推陈出新，震撼全场。听林助理说，许多魔术师为了多见识新魔术，奔赴世界各地近距离观看魔术表演。有几位魔术师为了破解师父的魔术手法，跟随巡回演出团看了三十几场演出。而我刚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自然不能错过。”廖尘知道郝佑鸣一直在教自己，不过方法比较另类，喜欢让他“以身试法”。

乔芊似懂非懂地点头，原来魔术不只需要眼疾手快，还要熟读物理化学充实头脑。她若有所思地望向门外，爷爷说魔术就是比较高级的千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千术已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高科技作弊手法，最善用其中奥秘者当数魔术师。

听上去很有趣啊。

“想什么呢，快点弄。”廖尘的手掌还粘在椅座底盘上。